

KUNMING LIUSHINIAN JIYI

昆明六十年記憶

珍藏版

彭 磊 編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昆明和平解放六十周年



昆明少年儿童图书馆
KUNMING CHILDREN'S LIBRARY

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
书馆服务专业委员会(扩大)
工作会议暨中西南少儿图
书馆协作委员会年会纪念
2010.9.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明六十年记忆/彭磊编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22-06347-1

I. ①昆… II. ①彭… III. ①昆明市—地方史 IV. ①K29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3752号

责任编辑 马 非 马跃武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昆明六十年记忆
作 者	彭 磊 编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6
字 数	500千
版 次	2010年7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制 版	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347-1
定 价	78.00元

《昆明六十年记忆》编辑部

编 著 彭 磊

编 辑 邹银伟 张祥京 朱霄华 杨 宏 田 凡 尤国庆
董越天 高云飞 杨学文 李金盛

图文统筹 彭 磊

图片编辑 高云飞 陆江涛 董越天

版式设计 田 凡 沈 毅 董利斌

校 对 英 瑜 柳习武

编 务 杨学文 董越天 李金盛

档案协助 陈雁兵

票证提供 李开朝 彭 磊

书名题字 赵浩如

昆明六十年記憶

彭磊 编著

珍藏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前言 PREFACE

时间之河

回忆是对时间的致敬。

1938年10月，昆明龙头村弥陀寺迎来了一群时间的发掘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先生：赵元任、傅斯年、李济、李方桂、梁思永、董作宾等。他们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盛大的气派把中华文明起源的见证——安阳殷墟、辛村等遗址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青铜器转移到了这个地方。一同搬来的还有清朝内阁大库档案。这些时间凭证重达一百余吨，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沉郁为一种不屈的厚重。

与傅斯年、李济等大师一并构成龙头村时间分量的还有冯友兰、王力、朱自清、梁思成、金岳霖、吴大猷、严济慈、饶毓泰等36位国家的文化和科技精英。时间将他们打磨成了国家院士。

因为他们的存在和西南联大的意义，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历史显得非同凡响。那些隐藏的岁月情怀一直温暖昆明的心。

其实，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化身影不曾离开昆明。身着长衫，面容清瘦，漫步在龙头村和盘龙江畔的大师们，一直在某一个地方深情地注视着这块土地。

这是昆明60年记忆的一段时间前奏。随着抗战结束，大师们又踏上了时间征程，去寻找自己的历史归宿。有些人则留了下来，如闻一多、刘文典、吴征镒。

龙头村变得安静了。本土的时间还悄悄留在厢房里，那块镌刻于1803年、见证人和土地关系的“羊乌里新卖堡田碑”更加孤独了，它曾经历了大师的抚摸和观察，但仍然被宏大的主题时间所割舍。石碑坚硬、冰凉，它身上的200年刻痕变得模糊。

在进入60年的历史大门前，时间的进程只是“滴答滴答”地接近那个转折和新生的时刻。

在60年之前或是60年之后，包括风云激荡的60年本身，时间的本质早已凸现，回忆的价值和意义已无法逆转。

回忆的对象有时不在回忆者的视野里，接受岁月祝福的所谓别人，只有我们。不可避免的是回忆者本身会偏移时间的航道和历史的坐标，在对时间的回航中失去自我。有些则陷入“我是谁？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历史困惑里，这种困惑甚至荒诞与生俱来，不能摆脱，在追忆中更显逼迫，甚至颠覆——生于1968年，死于1958年。回忆让回忆者经常死于出生之前。

当然，简单享受回忆应该成为一件快乐的事，就像我们所拥有的很多具体快乐一样。

因而在回忆中，应从时间的迷径里挣脱出来，所有的可能都指出时间的无限性、循环性、复杂性和必然性。如果在回忆中分享到时间进程产生的不朽的价值和属性，那就是历史赋予后人的真谛，也是回忆的智慧所在。

在一部回忆之书里，我们看到的是“时间中我们的经历”，我们乃是时间存在的理由，我们是所有理由的研发者、传承者、光大者。我们是这部书的作者，也是阅读者。

在对时间属性的揭示上，中国唐朝的王维和20世纪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分别作出形象的描绘。一个指出时间的归宿，另一个也指出了时间的归宿。王维在《鸟鸣涧》里展现了一幅隽永的盛唐时间景象，“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幅画面描绘了诗人喧嚣年代之后的最终归宿。世事已被过滤干净了，连普通的月出都惊动了山鸟。只有时间鸣响在山涧，它的流淌和堆砌塑造了长安城外寂静、和谐的春天。回忆者从中观察到时间和事物的终极唯美状态，而其他更多的诗吟还在路上向这里奔来，它们一路风尘，布满伤痕。

博尔赫斯一生泡在图书馆依靠阅读和回忆生活，“事情发生在1969年2月……那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坐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附近一个人都没有。我突然觉得当时的情景，以前早已有过……我的长椅的另一头坐着另一个人……”

生活中的体会是这样的，某种情景会觉得以前经历过，其实不一定经历过，而是一种记忆的重叠、覆盖以及对现实的幻觉。究竟是生活在时间里？还是时间生活在我们的内心？博尔赫斯说：“回首往事，能使祖先复活。”

那些在盘龙江畔深情凝望的大师们一直在注视着归途。一切归途却隐藏在时间中。龙头村岁月是其中的一个时刻，60年岁月是一个更长的时刻……而我们注定会被其中一个时刻所感动，我们会在某些时刻复活。

在龙头村，当年接待中央研究院的大殿还保存着，飞檐翘角，梁柱挺拔，呈现出岁月不曾洗褪的美感。李济在龙头村和梁思永、石璋如组织了一个“天工学社”，专门搜集调查龙头村附近的手工艺制品和陶罐制品，他认为了解“天工开物”，“可通古今之变”。他的考古艺术展示出对时间一贯的缝补和剪裁功能。当时，他还从龙头村农田灌渠两边的木桩加固上发现了“其作法相似安阳发现的地下沟的遗址。”

冯友兰留在这里的时间箴言可在《贞元六书》的《新事论》中找到，“真正的中国人民造成过去伟大的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个

前言 PREFACE

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的。”

更多的话语留在大地和心灵深处。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则把昆明时间终生收藏，那些平静伤感的文字至今保持着新鲜的穿透时空的力量。“我十分思念昆明，昆明那蓝得无底的天，乡下路旁没有尽头的木香花篱，几百朵红花聚于一树的山茶，搅动着幽香的海的腊梅林，还有那萦绕在我少年时代的抑扬顿挫的昆明语调。”

有很多人来到这里追忆过去，包括冯友兰的白发苍苍的北大同事。走过没膝的荒草，面对一堵又一堵斑驳旧墙，大家无语，照了几张相就只有走了……谁能挽留谁？谁又能对谁诉说什么？

很多事情被时间阻隔在记忆的对岸，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

只有盘龙江保留着流淌情节以及它细微的在静夜里更为清晰的回声，这是时间之河的声音。河流是这块土地上永恒的路，只有它经历了我们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后，至少它提供了一种不朽的属性。它代表了时间的历程。时间之河使现实伟大，使我们卑微。

从龙头村到西南联大的道路已被重重覆盖。昔日傅斯年、李济穿越的昆明秧田变成一片片现代楼群。时空被切割，荒凉变成传说，甚至连河道都可以改变，但却不能改变流淌。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去龙头村向大师们请教后，就是举着火把，沿着盘龙江畔回校。道路在江畔延伸，年轻的面孔在火光中闪现，两侧是广阔的原野，长虫山的轮廓在黑夜的天幕下隐约可见。走过霖雨桥就能见到城里的灯光了，从谷昌坝（即现在的松华坝）吹来的风发出旷远的呼唤……

这是永远怀念的昆明春天的故事。

很久，很久，我一直思考着回忆的本质——

在寻觅归途中结束孤独，

在壮丽未来临近时盛开。

彭磊

2009年12月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 时间之河

第一章 金凤花开 (1949~1953) / 1

盘龙江台历 / 7

【链接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 / 12

【链接二】 昆明人民与抗美援朝 / 14

【链接三】 1949~1953盘龙江记忆 (43幅) / 16

【链接四】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36

第二章 江水沸腾 (1954~1956) / 43

盘龙江台历 / 52

【链接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昆明十大建筑 / 55

【链接二】 1954~1956盘龙江记忆 (27幅) / 60

【链接三】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80

第三章 天堂实验 (1957~1959) / 87

盘龙江台历 / 97

【链接一】 松华坝水库 / 100

【链接二】 张若名之死 / 103

【链接三】 1957~1959 盘龙江记忆 (24幅) / 106

【链接四】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130

第四章 艰难岁月 (1960~1961) / 135

盘龙江台历 / 143

【链接一】 三年困难时期的昆明粮食调运 / 146

【链接二】 1960~1961盘龙江记忆 (12幅) / 148

【链接三】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160



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进入昆明



1955年昆明开展扫盲运动



1958年昆明松华坝水库



1959年昆明市盘龙区电动工具厂, 两位家庭妇女成为熟练车工。

目录 CONTENTS



1963年昆明，农村经济复苏，集市贸易出现。

第五章 经济恢复（1962～1965） / 165

盘龙江台历 / 172

【链接一】 1963年昆明电机厂职工工业余生活 / 177

【链接二】 昆明票证记忆 / 179

【链接三】 1962～1965盘龙江记忆（16幅） / 181

【链接四】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192



1968年昆明青年工人
印刷宣传单

第六章 十年阴霾（1966～1975） / 197

盘龙江台历 / 209

【链接一】 围海造田 / 217

【链接二】 知青下乡 / 219

【链接三】 知青请愿团代表集体卧轨示威 / 221

【链接四】 革命现代样板戏 / 222

【链接五】 别像章擂台赛 / 224

【链接六】 1966～1975盘龙江记忆（81幅） / 225

【链接七】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270



1976年昆明农村赶街
归来的农民

第七章 柳暗花明（1976～1979） / 275

盘龙江台历 / 283

【链接一】 恢复高考 / 288

【链接二】 1976～1979盘龙江记忆（13幅） / 290

【链接三】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302

CONTENTS

目 录

第八章 启蒙诗篇 (1980~1991) / 307

盘龙江台历 / 319

【链接一】 首届昆明书市 / 329

【链接二】 20世纪80年代时尚备忘录 / 331

【链接三】 螺蛳湾现象 / 334

【链接四】 1980~1991盘龙江记忆 (59幅) / 336

【链接五】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386



20世纪80年代初的盘龙江畔民居

第九章 奔腾春天 (1992~1999) / 391

盘龙江台历 / 408

【链接一】 '99世博会 / 416

【链接二】 盘龙江绿化带 / 418

【链接三】 1992~1999盘龙江记忆 (41幅) / 420

【链接四】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450



1992年春节昆明街头

第十章 梦想照耀 (2000~2009) / 455

盘龙江台历 / 481

【链接一】 仇和被评为改革之星 / 493

【链接二】 盘龙江文化艺术节 / 495

【链接三】 昆明少年儿童图书馆 / 497

【链接四】 2009年8月20日昆明城乡瞬间 / 500

【链接五】 2000~2009盘龙江记忆 (27幅) / 508

【链接六】 画架上的温情昆明 / 534



2009年昆明, 盘龙江龙舟竞赛

专文一 改革开放30年昆明30件大事 / 538

专文二 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文学地图 / 546

专文三 救赎或重构 / 558

专文四 春城赋 / 559

附 录 主要参考文献 / 561

后 记 / 565

再版说明 / 566



第一章 金凤花开（1949～1953）

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

——解放区民歌《金凤子开红花》



欢庆昆明解放——

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
全国，宣布云南起义。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
兵团正式进驻昆明，受到
10万昆明市民热烈欢迎。

再次重温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仍然不难感受那种奔涌而来的鲜活质感——就像那些朴实的解放军士兵骑着战马进入昆明时所感受到的一样，一个有着1200余年历史的城市，在无比的激情、喜悦与憧憬中浮现出来。

尽管历史开始有着众多的表述选择，但面对1949年的昆明解放，60年后的我们只能选择简洁的词语来表达对那个伟大开端的崇高敬意——这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城市的新生。

早在两个月前，中共昆明地下党已经在正义路、南屏街、近日楼等处张贴了“打倒国民党”“活捉蒋介石”“欢迎解放军”“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这些标语在白天被警察撕掉，晚上又重新出现。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昆明升起是1949年12月9日夜间10点钟，地点是五华山瞭望台。卢汉准时拎起专线电话，要接线员接通各级军官，他神色凝重、语速缓慢地发出命令：“现在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原计划开始行动！”

20世纪的云南在晚清帝国之际已经显现出非凡的尚武精神。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护国首义彪炳史册，其流淌和传承的正义、勇猛、忠诚堪称20世纪云南品质。在先进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感召下，云南本土爆发的力量足以震撼全国。1938年，卢汉率领六十军3万多云南子弟以牺牲过半的壮举重创日寇于台儿庄，蒋介石对云南人的英勇表现肃然起敬、大为赞赏。蒋介石没有想到，11年后，正是这些当年自己极为钦佩的云南子弟葬送了他在大陆固守的最后一点希望。尽管他仍让第八军、第二十六军进攻起义后的昆明城，但崩溃的结局已无法改变。

卢汉宣布起义后，当即发电报给西康省同时起义的刘文辉，要刘马上扣留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截获了这份电报，他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票



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入城时，一学生给战士戴花。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12月28日，卢汉设宴在五华山光复楼招待滇桂黔边区纵队朱家璧副司令员一行，起义部队的很多将领也参加宴请。这也是卢汉最后一次和起义部队的军官见面，席间他说：如果不是解放军来得快，是否能把他们打跑，真是天知道。最后他对跟随起义的军官说：我不顾一切，率领你们起义，完全是为了云南1300万老百姓，为了跟随我多年的你们，不能把老百姓再拖进战火的深渊。不然的话我也可以一走了事。如果这样办，我又怎么能忍得下这个心呢？靠拢共产党这条路，我是把你们带上了，以后你们究竟咋个走？走得好与坏，完全要你们自己掌握。总之还是希望你们走好。望你们各自珍重前途。

心再遭第二次西安事变，遂在绝望中于12月10日14时飞离成都直赴台湾，从此离开了大陆。

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在保卫战中幸免于兵燹，除起义部队屯兵城下坚守外，还因为二野五兵团十五军的星夜驰援，这也是卢汉选择起义时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必须获得解放军的支援，才不会功败垂成。他既要起义，又要保护这个城市。

卢汉见到的第一个解放军是十五军20多岁的师参谋长雷声，卢汉设宴款待了这位英武的解放军军官，并从昆明征集了200桶宝贵的汽油给了解放军，以便他们向滇南进军追击。事后卢汉大发感慨：“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解放军，他那么年轻，中学毕业没几年就能锻炼得这么干练，比我们的中将参谋长强得多！共产党真是了不起！”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的二野四兵团正式进入昆明城。从拓东体育场到菊花村的公路上人山人海。昆明人跳着花灯，唱着《金凤子开红花》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迎解放军。

解放军入城了，群众开始欢呼。当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肖像出现在昆明人的视线里，百姓们迸发出一种更大的欢乐和激情，他们热泪盈眶，这种情形足以感动一个世纪。

进城的解放军没有扰乱这座古城。有一支队伍到圆通寺去借宿，士兵穿着单衣就露宿在禅房外的旷地上。他们在酣睡中和那些彻夜未眠的和尚静悄悄地迎来昆明的黎明晨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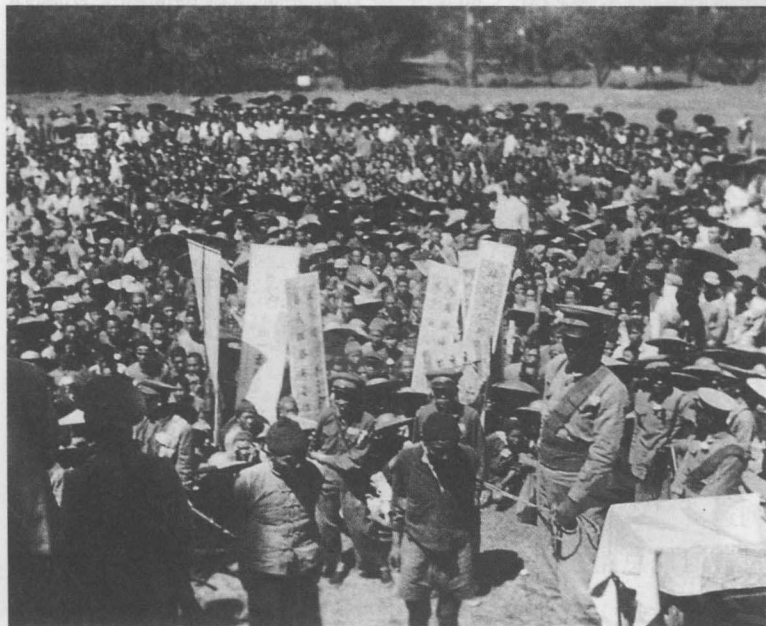
解放军进入昆明，标志着云南正式进入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时期。陈赓将军在拓东体育场向全市人民致辞——“现在云南全境公开的敌人武装已经歼灭，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云南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为建设新云南、新中国而奋斗。”

新成立的军管会采取了与市民不相抵触的管制措施，成为专政对象的只是那些罪大恶极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暗杀闻一多、李公朴的罪犯没有逃过严厉制裁，包括杀害杨虎城将军、制造“一二·一惨案”和“七·一五惨案”等案犯在内。在镇反的前7个月里，昆明先后召开了七次万人以上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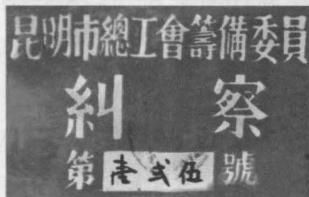
判大会，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5585名。为了巩固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一直持续到1954年的夏天。

建国初的昆明，经济没有出现混乱。电、煤、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正常。1950年3月8日，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即使是到了抗美援朝时期，昆明的通货膨胀仍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这个伟大的变迁中，昆明产生了很多新气象。棚户区被拆除，新的公寓楼拔地而起。那些几百年来一直活跃的妓女和乞丐，通过劳动改造获得了新的生活。失业问题在“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的措施下得以缓解。当然，困难仍然存在，1950年4月执行的“92米”和“81面”的政策——100斤糙米必须碾出92斤食米、100斤麦子必须磨出81斤食面——至今让人印象深刻，体现了建国之初供给制的艰辛和不易。

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各种运动中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反对美帝侵略的运动；减租退押运动；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禁烟禁毒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等。



——“三反”“五反”运动表面上是经济运动，实质是针对资本家的政治斗争，目的是在社会主义全面改造到来之前，彻底瓦解资本家的心理防线。



昆明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纠察袖标



烧毁旧地契（版画）古元

1951年3月，为巩固人民政权，扫清土改障碍，昆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匪反霸运动。



批斗黄世仁
连环画《白毛女》选图（华三川 绘）



掀掉绊脚石
摘自《漫画》1954年10月号

——土地改革运动的意义不仅是巩固了新生政权，还在于通过土改结束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现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当时，土改的目的同时是想消灭剥削。

“剥削”是前30年令人痛恨的词汇。半个世纪过去后，剥削变成“非熟练劳动力的机遇”了。

从1951年10月到1953年3月结束的土地改革，使所有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以前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人均得到土地2亩，贫农人均得到土地1.4亩。在这场斗争中，斗地主成为经典的一幕。有时，也有意外发生，盘龙江上游源清村一杨姓贫农用一生辛辛苦苦挣来的30块银元，从一个地主手中买了两头牛，他当时还奇怪地主为什么这么便宜卖给他。后来，他因为拥有两头牛不得不和其他地主站在一起接受批斗，而那个卖牛给他的地主却站在贫雇农的队伍里，高喊着斗争的口号。此时他才明白过来了。

事实上，在谁是土地主人这一立场上，新生的人民政权同历次农民起义的诉求是一脉相通的。新民主主义胜利其实就土地革命的胜利。获得土地的农民对国民党政权发动了排山倒海的攻势，土改使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高喊着捍卫土改果实的农民兄弟，把共产党人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土地革命的经验永远警示着斗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

土改是革命史诗的重要章节，方式不尽相同，包括昆明在内的南方土改是在战争结束后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尽管地主们对新颁布的土改政策心有不甘，但在翻身的人民面前他们低下的头颅不曾抬起，而关于暴力和鲜血喷溅场面确实出现在北方的土改中，那时战争还没有结束，清算与反清算，复仇与反复仇演变成中国农村政权更迭的高潮。那些出现在文艺作品中的狰狞或仇恨的面孔，让我们很好地理解了20世纪中叶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昆明的土改共没收土地57081亩，征收富农、小土地出租、公、学、族、寺、社等出租土地60543亩。被没收的还有农具、牧畜、粮食、房屋等，绝大部分分配给贫困农民。地主和富农得到了和农民相等的土地房屋，当时政府认为这样“有利于地主富农的改造”。那位购牛兄弟的阶级成份最后被定为富农。

经历了土改运动以及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系列运动后，从抗美援朝胜利中获得民族自豪感的人们开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洗礼。昆明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期。